紅樓真夢/6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回　扶杖看花弟兄互侍　傾囊施藥宛若雙旌

下一回▶

話說探春因賈政、王夫人不日要搬往西山居住，這天趕到賈府，想幫著料理。走到堂屋裡，便聽見李紈寶釵和王夫人說話的聲音，忙即進屋，向賈政王夫人請了安，便問道：「我聽說老爺、太太后兒就要搬到西山去，都佈置好了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昨兒同老爺去看過，家具、鋪墊差不多都齊了，只短門簾和窗戶簾，叫他們趕著做哪。」探春道：「太太帶那幾個去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到那裡越簡單越好，剛才和你嫂子們都商量妥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山裡太空曠，我叫五營撥了一哨，駐在那隔壁廟裡，早晚常出來梭巡。有什麼事，可以找他們。」賈政道：「那倒用不著，我向來最恨那種官派。到了鄉下，就做鄉下人。咱們既沒帶重貲，外頭也沒有怨家，怕的什麼？」

探春道：「眼下青紗障要起了，到底有他們保重點，又不駐在咱們那裡。橫豎為保衛地方，平常也是要派的。」賈政道：「只要不擺在我的面前，我就不管了。」探春又問道：「老爺那些書箱都帶去麼？」賈政道：「前一向蘭兒蕙兒都在城裡頭，他們抽著空幫我都理了，只帶去二十幾箱，剩下的留在家裡。

都有單子，你們空的時候再點點罷。」又說了一回閒話，賈政因有客來拜，踱了出去。

探春便同寶釵入園，一路往秋爽齋。走過蜂腰橋，那棵大杏樹已含蕊將放，滿樹通紅。探春道：「今年春晚，這時候才開到杏花，往年早已開過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就是前幾天那場雨，驟然一冷，把花兒又憋回去，等著咱們到西山去看花呢。」探春道：「老爺、太太要搬了去，你和大嫂子肩子更重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家裡這些事，往常我們辦慣的，太太也不過拿個大譜。倒是親友家應酬，往後都得我們去，添了許多麻煩。這還不要緊，我擔心的是老爺不在家，哥兒們又住在海淀，家裡沒個正經人，有起事來，只靠著管事們，未必都了得了。」探春道：「我看藍小子、薔小子都還不錯，有事可以叫他們幫著跑跑。藍小子也是個京官，就對付官面，也還去得。我再從營裡撥幾個人來看看門戶，包管沒事。只老爺面前別提起，一知道，又說是鬧官派了。」說著，已到秋爽齋。

探春令翠墨沏茶，一面讓寶釵在廊間坐下，說些閒話。寶釵道：「我聽說你在城裡頭辦了許多好事，到底辦些什麼？」探春道：「那裡夠一說呢，無非是習藝所、棲流所、養老院、孤貧院、敬節堂、育嬰堂，都是極平常的事。他們沒人肯辦，見我們辦了，倒覺得是希罕。」寶釵道：「施醫局辦了沒有？「探春道：「我也想到了，只是不容易辦。那官醫必得用好的，若用那二五眼的，倒要耽誤病人。既辦了，決不止辦一處，那裡找這些好官醫去呢？這一件就是個難題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平時替那些窮人著想，最怕的是害病。沒錢請大夫，又沒錢抓藥，一患了要緊的病，十有八九是死。因此想辦一種施醫局，帶著施藥，只揀那經驗成方，配成各種丸藥、膏藥，他們拿回去，自己就能治了。萬一遇到疑難的病，成方治不了的，再令官醫施診。那湯藥也由局子裡施給他，他看辦得動麼？」探春道：

「依我說，還是先從施藥辦起，果然找到妥當官醫，那時候再帶著施診。若一掛了施診的牌子，找不著好醫生，必至濫竽充數。不是行善，倒是造孽了。」

一時翠墨換上新茶，二人喝著，探春又替寶釵將施藥之事，仔細計劃了一回，忽然「噯」了一聲，道：「這件事還是辦不成的。既講究施藥，總要多救人，那遠處病人，有不知道的，也有不能走遠路的，那能都到咱們家來討？其勢必得內外各城遍設分所。管分所的又得精細，又得妥實，又要沒別的事，那裡找這許多人去？」寶釵道：「咱們家去做倒不難，族裡人就不少，大概都沒有事，挑十個八個妥當的，還挑得出。他們家寒的，按月另給津貼，還有個不盡心的麼？」探春道：「這麼著，還可以養些族中窮人，倒是一舉兩得。我想，那分所規模不要甚大，或是借廟裡幾間房子，或是附設在鋪戶裡頭，開銷越省越好，省下來都用在施藥上，豈不多得實惠？」當下商定了，又說了幾件別的事，那晚，探春便在秋爽齋住下。

次日同李紈寶釵幫著王夫人歸著什物，有的帶去，有的留下。留下的也有分別，不要緊的收在庫房，要緊的搬到李紈或寶釵處，以免有盜竊等事。那些帶去的粗重東西，先用大敞車運去。到移居那天，只有五六輛大鞍後擋車，預備賈政、王夫人、周姨娘和李紈寶釵等分坐。餘外還有十幾輛小車，預備丫環、婆子們拼坐，並隨帶鋪蓋、衣包什物。探春同李紈、寶釵、惜春、湘雲，送賈政、王夫人、周姨娘至內儀門，上了車，跟班小廝們騎馬，前引後隨、一陣風的去了。又看那些丫環、婆子們上車，挨挨擠擠、說說笑笑。這個說，我漏下梳頭匣子了，還得拿去。那個說，你壓了太太的包袱了。又有的說，你瞧把我的石榴花兒都擠掉了。好半天方才坐齊。賈政、王夫人的車，早已走了一大段的路。隨後，李紈惜春坐了一輛，寶釵湘雲坐了一輛，探春把跟來巡弁巡卒多人先打發回去，只帶了幾匹從騎，和李紈寶釵的車一同出了西門。

一路全是青石鋪的大道，夾道遍栽楊柳，此時新陰初滿，嫋娜迎人。車馬在柳陰中走著，覺得氣候分外清潤，迎面西山，遠近層疊、青翠繞城。漸往西去，那山色更看得清楚。紫的一片是山石，綠的一片是新生的草樹，紅的一片是山上太陽的影子，黑的一片是浮雲蓋住的陰岩。還有半紅半翠、乍黃乍黑的，五色繽紛，十分絢麗。走過幾處溪水，有許多村婦就著水邊搗衣，見一陣車馬走過，都回過頭來瞧瞧。眼看西山越來越近，白雲出沒隱約可見，又轉過山坡，卻是一道曲澗，從橋上過去，走有三里多路，便進了山徑，兩旁都是桃杏林，著花正盛。忽見一帶垂柳，中有柴門，門外正停著好些車馬。

小廝們先下馬，回道：「到了。」翠墨攙扶探春下了車，同李紈、寶釵、湘雲、惜春從那柴門走進，見門上釘著綠色蕉紋橫匾，刻著「夢蝶山莊」四個粉字。進了門，是一條石子堆成、中嵌方磚、五尺寬的甬路，路旁遍是青鬆翠栝。經過丁香林、海棠徑，便是一片桃蹊，都正在開花時候，生香活色、十分絢爛。桃蹊前是一泓葦蕩，上面架著六曲竹橋，過橋走了一段路，又見花圃周遭、竹籬回合，籬內鸞枝、金雀、緋杏、碧桃、紅梨、素柰，眾花環植、燦如錦繡。再前是一道薔薇花障，中間一個月亮門，玉釧兒已從門內迎了出來，道：「太太到了半天了，你們的車怎麼走得這樣慢？」探春笑道：「我那車，向來不許他走快的，一則怕碰了人，二則那兩個搯轅子的也可以省點力，今兒走長路，他們還按著老套，把奶奶們的車都壓在後頭，倒成了『擋人碑』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走得慢，多看看野景也好。」李紈道：「太太上房在那兒呢？」玉釧兒道：「這五間鉤連搭是大客廳，那邊套過去三間是老爺的書房，從書房院子再過去，才是上房院哪。」

大家跟著他，從大廳廊子走過去，是一個小小院落，有一片竹子，幾堆太湖石。從山石洞門過去，又是五間內書房，對面垂花門內，四面游廊，中間五間正房，便是上房院了。院內兩旁俱有牡丹花台，牡丹尚含苞未放。眾人進了正房，見王夫人正在明間裡，指點丫環們安排那些陳設古玩。李紈道：「太太坐了這半天的車，不覺著累麼？那些東西也不忙的，等我們來擺設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也佈置得差不多了。我倒不顯著累，就是走那石頭道，咕咚的難受，若是頭幾年沒服過仙丹，可真撐不住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這裡真清靜，太太剛來，還得收拾屋子、歸著東西，不大顯得，往後住長了，定下來，只怕要悶的慌哪。」惜春道：「太太若嫌悶，我來給太太做伴兒。這裡念經念佛，比庵裡還清靜。」李紈道：「權兒在家裡無非寫寫大卷子，我想叫他們新夫婦搬來，就近侍奉。蕙哥兒不斷的到這裡來，替他時常指導，也有益處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四丫頭是說著玩的，倒是權兒夫婦暫時搬來住住也好。」又向湘雲道：「大姑娘，你看這裡佈置比家裡的園子如何？」湘雲道：「這得兩說，各有各的好處。我愛這裡疏密合宜，家裡園子雖大，沒有這麼緊湊。」探春問道：「老爺那裡有客沒有？」玉釧兒道：「剛才蘭哥兒、蕙哥兒從海淀同著兩位客來，老爺正會著呢，這會兒也許走了。」探春道：「玉釧兒姐姐你去瞧瞧，客若走了，我們到老爺那裡請安去。」

玉釧兒去了一會，尚未回話，賈蘭賈蕙已從外書房進來。

先向王夫人請安，方和眾人見禮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們什麼時候來的？」賈蕙道：「我從書房下來，找著了蘭大哥，就一同來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那兩位客是誰？」賈蘭道：「南屋裡兩個朋友，都是老爺的門生，要來見見，有一位還是二班達拉密哪。

「王夫人笑道：「我們剛才還走過清和園宮門口，想著你們都在裡頭。」賈蘭道：「早知道老爺、太太要搬到這裡來，我就把海淀的房子退了，從這裡上園子也不遠。」李紈道：「剛才大家說起，怕老爺太太悶的慌，要叫權兒和他媳婦暫時搬來做伴，你看好不好？」賈蘭道：「這倒很好。在這裡練習卷折，比家裡到底心靜。」賈蕙道：「我也要來這裡住住。在蘭大哥宅裡，一棵花樹也瞧不見，把春景天白過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你們大家都搶這個好差使，只我沒這福氣。」一時賈蘭向李紈道：「奶奶今天回城裡去麼？若晚了，到我那裡住下罷，我都預備下了。」李紈道：「我和四姑娘一車來的，還得聽他的呢。」惜春道：「我回去還有功課。大嫂子，你只管住下，還怕沒車回去麼？」探春見蘭蕙二人尚穿著公服，笑道：「你們的官衣還不寬了，見我們還用那一套做什麼？」賈蘭道：「我們還等著替爺爺送客呢。」湘雲笑道：「太太福氣真大，兩位哥兒多大年紀，都做了國家大臣，將來比爺爺還要闊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他們還是小孩子脾氣，

蕙兒更小呢。那回場裡頭鬧鬼，他賴在蘭兒房裡不敢出來，這虧得哥哥做主考，若是別人，豈不成了笑話？」說得賈蕙不好意思，拉著賈蘭道：

「蘭大哥，咱們出去罷，爺爺還等著呢。」便同走出去。王夫人看著，笑道：「你們看，幾句話就把他說臊了，這不像個小哥兒麼？」

等一會客走了，賈赦又從儀鸞司公所來看賈政，在書房裡說了半天的話，又同賈政進來，探春等請了安，也陪著談談說說，將近晌午才走。王夫人吩咐柳嫂子添了菜，留眾人同吃午飯。剛放下筷子，又見巧姐從家裡趕來，隨後梅氏帶著樞哥兒也來了，各有一番談話。李紈問起劉姥姥，巧姐道：「姥姥聽說老爺太太都搬到鄉下來住，恨不能一步就趕來瞧瞧。到底年紀太大，他們姑奶奶不放心，好容易花說柳說的，才把他攔住了。」大家又說到劉姥姥從前的事，笑了一陣，隨後又同往園中各處逛逛。探春湘雲都愛那海棠徑，紅白海棠分行夾植，開得似一座錦屏，寶釵卻喜歡那當翠亭，坐在亭子裡看出去，遠近諸山都在眼前，宛然是一幅天然圖畫。見夕陽西下，方坐車回城。

回來的路是熟的，車馬走著就快得多了。探春自回家去，李紈、寶釵、湘雲、惜春回至大觀園。一路走著，還談那別墅風景。

李紈到稻香村，見賈權正在寫字，便將王夫人要叫他們夫婦搬至別墅暫住，和賈權楊氏都說了。賈權自甚樂意，過兩天便收拾搬去，每日陪著賈政在園內園外看花閒逛，抽空至海淀寓中定省，寫出字課即就近送與賈蕙閱看。直至殿試期近，方又搬回榮府。他書法本不如賈蘭賈蕙，卻肯努力用功，寫的也還勻淨。殿試揭曉，取在二甲，朝考卻取在一等前頭，點了庶常。那天引見下來，到西山別墅來給賈政王夫人磕頭。賈政見曾孫成名，又是一代書香，更為歡喜，瞅著賈權說道：「你這舉人、進士，都不是大場中考來的，未免太便宜了，此後更得努力讀書。成了進士若沒有學問，比不中還要可恥呢。」賈權連聲答應。賈政又說些漢學、宋學的門徑，以及詩文宗派，賈權都仔細記下。卻因還要到衙門拜前輩、會同年，正在忙碌，只在別墅歇了一晚，便又回城。

此時，李紈寶釵每日仍在議事廳上辦事，各管事媳婦們事有稟承，仍與王夫人在家時無異。寶釵將家事整頓一番，便撥了一筆閒款，在東西南北各城都設了施藥所。南城設了兩所，一所在增壽寺，由賈珠管理；一所在明月樓，由賈菌管理。東城在大市街愉園，由賈菖管理；北城在拈花寺，由賈瓊管理；西城在萬鬆寺，由賈菱管理。每日自辰時起至酉時止，各街巷貧戶去領藥的絡繹不絕。賈珠等按名傳問，審查他們的病情應用

何藥，即當面將藥發給，並指授如何用法。凡是領藥回去的，依法服治，其效如神。內科的荷葉丸、黎峒丸、活絡丹，外科的七釐散、三黃寶蠟、梅花點舌丹，婦科的益母丸、白鳳丸，小兒科的七珍丹、回春丹、保赤散銷得最多。到夏令酷暑，那些患霍亂吐瀉的，都來領菩提丸，一天更有數十起。

這施藥的善名傳開了，連四郊的貧民都趕到城裡來尋藥。

賈珠賈菌等見他們扶老攜幼、匍匐可憐，又勸寶釵推廣計劃，在四郊都設了分所。西郊設在青龍潭，由賈荇管理；南郊設在塔光寺，由賈璵管理；北郊設在沖虛觀，由賈玫管理；東郊設在金天廟，由賈萍管理。一切也照城內各所的辦法。各村各鄉，是有病的，紛紛趕來求治。他們知識有限，自己病源病情都說不清楚，賈璵賈荇等尚有耐性，一個個仔細盤問，斷定何病，方肯給藥。他們領了去，按著方法或是內服，或是外用，不久也就好了。鄉下人到底實誠，不但口頭千恩萬謝，還有點上高香、朝著分所磕頭的。一時京城內外，提起賈狀元老太太施藥，幾乎有口皆碑。因賈蕙本是狀元，雖然改了探花，仍是授職修撰，那些粗人一直如此稱呼，這也是當時注重科名的一種風氣。

那賈蕙因在南書房供差，隨扈園直，每天退直下來，只在賈蘭海淀宅中同住。兄弟二人替換著到西山別墅去省視賈政王夫人，因此賈政夫婦雖在山居，頗不寂寞。賈政久有林泉之志，到此時方得如願相償。心懷既寬，精神轉健，閒時看著園丁們修整花樹、灌溉園圃；有時彩幾枝新開的花、揀個古磁花瓶親自注水供養；有時叫丫頭小廝們摘些新鮮瓜菜，交給柳嫂子弄著吃，比市上買的分外可口。每逢天氣晴爽，帶一個小廝，騎兩匹小驢子，到山上各處逛去。若是遠處，便坐上二人抬的山兜子，遇著佳景，隨處留連，如■台山的杏花、金仙庵的玉蘭、櫻桃溝的梨花、玉峰頂的桃花，沒一處不曾逛到。賈蘭賈蕙也有時陪著出去逛山賞花，賈政只是草冠布衣，賈蘭等也只穿家常衣服，看著頗像鄉下人，誰知道他們爺兒三個都是公侯卿相！

究竟蘭蕙弟兄都是現居卿列，遇著殿廷考試、點派閱卷，或是勘核朝審、揀選官缺，各項例差，也得到城裡去去。賈蕙又兼管四譯館，更須處理館務，一月裡難得有幾日清閒。那天，皇上想起南、上兩齋翰林，天天皆須入直，住得遠的未免勞頓，加恩將一所澄心園賞給他們分住。賈蕙分的是竹香齋，那裡竹子最多，門外就是荷池，水花風葉、迎爽招涼，是個消夏的好去處。自己看著小廝們收拾裱糊了，便搬了進去。那些翰林，都是酸溜溜的，聚在一起都要做做詩、評評畫，有時還湊個宴會，比住在海淀卻有趣多了。

轉眼到了端節，前一天，賈蕙要到城裡去拜幾家師門，忙往海淀告知賈蘭，賈蘭也有幾家要拜，帶著回家看看，就便一路進城。此時驕陽已盛，雖有柳陰遮蔽，車上還有遮沿旁帳，也是揮扇不止。進了城，先至家中，見過李紈寶釵，說了一回閒話，無非問問西山、海淀兩處情形，談些近來家務，午飯後便出去拜客。先拜了兩家，都沒見著，隨後便到吳中堂住宅。

原來賈蘭的座師吳尚書，已由禮部尚書升協辦大學士，所以改了稱呼。

到吳宅門前，賈蘭賈蕙都下了車，跟班小廝拿了名片和節敬、門敬，至門房喊一聲「回事」，就有一個鬚髮蒼白的老家人接過去。一見賈蘭賈蕙，都是熟識的，笑道：「二位賈大人這麼忙，還親自來拜節？」忙即進去稟報。吳中堂即命快請，蘭蕙二人隨著他進了二門。院內搭著大天棚，廳房內窗糊碧絹、簾換斑筠，收拾得也很清雅。賈蕙見牆上掛著陸探微的「夏山晴翠圖」，楊廉夫寫的「人與佳節會、我愛夏日長」五言行草對聯，俱是精品。

正在細看，吳中堂已從後院出來，忙即同賈蘭下拜。吳中堂還了半禮，起來讓坐。賈蘭等因是門生，不敢坐炕，只在靠牆一排椅子上坐下。老家人送上茶來，吳中堂先問賈政好，賈蘭等站起答道：「托老師的福，家祖倒比先康健。」又道：「門生這一向總沒空進城，許久沒到老師這裡請安，實在抱疚得很。」吳中堂道：「賢契政務賢勞，咱們多年世交，何必拘這形跡？今天本要擋駕的，也因多時未見，借此談談。二世兄也住在海淀麼？」賈蕙道：「門生先也住在家兄一起，新近蒙上頭恩典，賞了澄心園，和書房同人分住，才搬去不久。老師近來福體都好罷？」吳中堂道：「這些時雖少病，可也頗增衰態，誰能都像令祖中堂？山居頤養、繼起有人，那才是全福呢。」接著又問西山別墅的佈置以及山居何人侍奉，賈蘭一一回答。

吳中堂又對賈蕙道：「近來令堂遍處施藥，救了不少的人，本京居民說起來，都感激的了不得。這真是大經濟、大慈悲，在閨閣中更難得了。」賈蕙道：「家母本意是要醫藥並施，無奈良醫難得，只可先從施藥辦起。」吳中堂道：「還是施藥把穩。從前京城裡設過官醫局，也是一位殿元公辦的，倒沒有多少成效。」又對賈蘭道：「令堂得過旌表沒有？」賈蘭道：「門生早已在心，還沒得辦。照例是要同鄉官具呈，又要行查本籍。舍間雖是金陵籍貫，好幾代都住在京裡，家鄉倒沒人接洽，因此就耽擱下了。」吳中堂道：「何必要同鄉官呢？愚兄也算是同鄉，忝任禮臣，理宜表揚懿德，扶植風教。

拙見想把二位太夫人的事，一並具折上聞，候主上的恩旨。」賈蘭道：「老師如此成全，門生弟兄永世感德。」賈蕙道：「深蒙老師高義，門生刻臆銘心，何以為報？只是還有個下情：門生弟兄並未分產，這番施藥雖是家母一手辦的，也時常和家伯母商議，得了許多指導。老師若具折時，須得並敘，方合事實，還求垂察。

「吳中堂道：「既事實如此，當然並敘，就請賢崑玉代具奏稿如何？」賈蘭賈蕙都道：「這個門生怎敢？」老家人又拿著別人名帖上來，蘭蕙二人忙站起磕頭道謝，便興辭而退。那天又拜了幾家，帶著太陽便匆忙出城去了。

次日正是端陽，聖駕幸涵虛榭觀龍舟，賜貴近諸臣筵宴，賈蘭賈蕙都在與宴之列。榮寧兩府卻因在家人少，一無舉動。

李紈寶釵都要到西山別墅拜節，湘雲也要去，便和蘭香同車，趁著曉涼，分外氣爽。到別墅天尚未午，遇見繡鳳，說道：「太太和三姑奶奶、珍大奶奶都在院裡看花呢。」原來山地較寒，直至五月，牡丹還沒有開盡。尤氏因賈政移居那幾天，他正在病中，沒得親自來送。這兩天病剛好了，趁著節下來打個花胡哨兒，描補描補。在路上，因探春車慢，剛正趕上，此時正在王夫人上房院裡。

李紈等上前，一一請安見禮。尤氏道：「我算著到這裡，大家都見得著，就沒和你們約會。這一向常患病，小孫子也病了幾天，那裡也沒去，今兒還是頭一回出門呢。」探春道：「你那小孫子也太寶貝了，吃東西都有一定的時候，天氣涼了、熱了都不叫出去，這有多麼操心！我看小孩子還是隨便點倒好。

「李紈道：「大哥哥在任上都好麼？有信來沒有？」尤氏道：「他是懶得寫信的。蓉兒帶回來的口信，說是身子很好，地方也平靜。今年三月裡迎神賽會，做得很熱鬧，這是多少年沒有舉行的，可惜咱們沒得去看。」寶釵道：「珍大嫂子，你前天打發人來尋藥，是給誰吃的？」尤氏道：「那是小廝們要的。外頭說起賈狀元老太太的藥，比神方還靈，你這名氣算傳出去了。」探春道：「這個名氣，比從前外頭編的什麼『吃不窮、用不窮，算來總是一場空』可強得多了。」正說著話，小廝拿了手本進來，回探春道：「隔壁廟裡住的哨官給提督太太請安，問有什麼吩示。」探春道：「也沒什麼事，只吩咐他們勤著點，夜裡不要大意就是了。」

湘雲向來好動，到了郊外見什麼都是新鮮的，拉著寶釵探春各處去逛。園中種的草

花，遍處成畦，各人彩了幾枝，預備帶回去插瓶。寶釵又揀了兩朵細緻的，替探春湘雲戴上。走到一片大菜圃，旁邊一道水溝，有個戽水的桔槔，湘雲走過去，咕噔咕噔的搬了幾下，那桔槔的輪子便旋轉不已，湘雲道：「你們看那噴出來的水，就像雪浪一樣，多麼有趣！」寶釵笑道：「你越老越成了孩子啦！提防把裙子弄濕了，還得找媽媽去換。「探春笑道：「你也別笑他。二哥哥那回到鄉下，見了紡車子、水車子都希罕的了不得，回來說了好幾天，雲妹妹這個樣兒，倒像是二哥哥說的『鄉下二姑娘』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別盡著玩了，還沒給老爺拜節呢。」探春道：「咱們家不興拜節的，你別拿老爺唬我。」寶釵道：「雖不正經拜節，也該上去見見。「於是三人又同至上房，李紈道：「你們到那裡玩去，玩了這麼半天？」探春道：「這裡地方大著呢。史妹妹到了那裡都是好的，就不想回來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到了城外頭，氣都是清的。咱們在城裡住久了，如今才領會到。」尤氏道：「所以人家都要到山裡養老。在城裡活一百年的，來到這裡，至少也得加上一倍。」

探春又拉著李紈寶釵等同往書房，賈政正歪在藤榻上看書，大家都請了安。李紈道：「老爺發福了，到底在山裡養得好。「探春道：「這裡離城遠，一切瑣碎事瞧不見，也聽不見，就心靜得多了。」賈政理一理鬍子，對探春道：「我一切都看空了。那天同蘭兒在山上雲起亭，看那片片白雲，一會兒工夫，就有許多變化。我指給蘭兒看，說世上的功名富貴，也不過如此。他們年輕的，正在做事，也要把功名看淡些才好。」李紈道：「老爺說的，正對蘭兒的毛病。他功名也還看得輕，可是太操心了。早起上去辦的事，有對的有不對的，回來還要盤算一過呢。」寶釵道：「蘭兒蕙兒都沒來麼？」賈政道：「今天裡頭賜宴看龍舟，就來也早不了。」王夫人打發繡鸞請大家吃飯，賈政只在書房另擺。

那天尤氏、李紈、寶釵、探春等，一直在別墅裡坐到下午，隨後梅氏來了，又和李紈寶釵說起，吳中堂要替他們專折請旌，李紈道：「旌表呢，原是照例的事，那施藥全是寶妹妹辦的，我一點也沒盡力，怎好掠美？」寶釵道：「當時我們也是商量著辦的，這也沒有什麼。倒是一經表彰，好像立意濟人，出於沽名釣譽，那是我們本意呢？」

一時尤氏說起，附近有個法雲寺，風景最好，邀大家同去逛逛。眾人也有高興逛去的，也有又想去又怕累的，一時商量不定。不知去了沒有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